邃懷堂全集

邃懷堂駢文箋註卷四

寶山袁翼著　　門人高安朱舲箋註

書貞觀政要後

溯自三馬祚微羯羌競嘯一蛇夜射閏位遞傳禪文出於袖中孤兒玩諸掌上豆分瓜剖不知誰氏之河山坤轉乾旋未識何王之甲子迨開皇九年金甌混一元元之衆黃得安其性命蒼蒼之表或亦厭其晦芒而乃能躍不食螢苑淸遊錦纜帷牽越女之舟長星復飲華林之酒遼東戰骨塡薩水爲不流洛北諸倉飽瓦岡而已足不十餘年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矣太宗以神武之

出乩降元宮大業之初龍潛巨壑取書生之語以命名興晉陽之甲以戡亂笑魏武一將之才約漢祖三章之法天眷有德五百年王者興乎當神堯受禪天策開藩佇建德於洛陽盟頡利於渭水紫色蛙聲悉芟僭號丹邱鼇極全控遐垓覲於討逆渡江沖齡撫祿天元倦政內禪不終太宗年未弱冠舉義旗而滅羣雄手造元黃挈神器歸諸嚴父宮門擁彗徒加太上之稱牧野陳師轉有未集之憾此則孝思不匱能以天下養者也及夫垂旒踐阼偃武修文怨女出宮死囚歸獄君臣同德奏樂元武之門胡越一家置酒未央之殿二十三年幾致

刑措自帝系所傳史冊所頌高光兩朝無此學術梁魏二祖遜其智謀者也古女中堯舜闕世一出呂雉危漢獨孤誤隋以至椒親險謁濫爵秩於苴茅銀貂左璫含天憲於熏腐太宗后有長孫之賢妃有徐惠之淑永巷之簪時脫關雎之刺猶陳故能裁乳母之私恩寵充華之選敕勒服而賀魏徵免誅層觀未成元齡復位周之任姒漢之馬鄧不是過也自古良弓既藏屬鏤旋賜太宗推心置腹屋不易楹圖任舊人鬚可和藥愛鄭公之嫵媚言比佩弦撫敬德之瘢痍淚至洒袖生則圖象於煙閣死則陪葬於昭陵保全櫛沐之功慷慨父子之語

此則攀鼎湖之髯小臣墮地奏通天之表異代景風者也或有雄才晚節溺志神仙耆意藏眞剝膏黎庶靈臺雀使候迎西母之驂隧道魚鐙暗伏匠人之弩太宗詔停封禪不問鬼神慮倒衣裳祇用瓦木斥鵲巢佛齒爲不祥合堯典蘭亭爲同穴卓識儉德無閒然矣議者謂豔妻搆釁於神通太白經天於秦分淸宮侍疾不思泰伯之逃剃黃屋稱尊早忌孝王之分陝以致閼伯尋戈陳思詠豆兄弟之閒慚德宏多然而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使元子承祧商辛肆虐此座可惜衞瓘撫膺九有揭竿八王戕闕豈上帝思治之心哉此則粟布不

容奚損漢文之德鴟梟入告螽彰姬旦之心太宗之失德莫甚於私納巢刺王妃耳築思子之臺詎忘病已擲捧匜之水竟變辰嬴迫長秋欲拜晉王冊封羣下進言嗚呼晚矣故觀其論治之言君以堯舜爲心臣以伊說自任未幾而父子之獄終於黔州房闔之倫瀆於禍水則諂謀之不臧齊家之無術不能爲太宗諱也

貞觀政要（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貞觀政要十卷吳兢以唐之極治貞觀爲最故采時政之可備勸戒者上之於朝凡四十篇） 三馬（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羯羌（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後秦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 一蛇（南史宋武帝紀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

青衣檮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敷之

閏位　漢書王莽傳贊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服虔注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

禪文　晉書恭帝紀元熙二年六月劉裕至於京師傳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根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遜於瑯琊第宋史陶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袖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孤兒　十六國春秋石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又唐太宗隋高祖論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祚器

掌上　國語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

豆分

瓜剖　晉書地理志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鮑照蕪城賦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坤轉乾旋　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天戈所麾莫不寧順

混一　隋書文帝紀上有大略初得政之始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

展其用不踰期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案開皇九年纂周取梁并陳南北混一

金甌

見書俄羅斯行程錄後

元元

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今將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蒼蒼

爾雅釋天春爲蒼天注萬物蒼蒼然生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焉耶

晦芒

搜神記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熊蹯

左文元年傳案通鑑隋文帝仁壽四年上寢疾於仁壽宮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俄而上崩太子卽皇帝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發高祖凶問

螢苑

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二年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十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岩

谷杜牧詩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
錦纜越女韓偓開河記煬帝造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腳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腳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腳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採菱舟越女舟
長星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二十一年七月長星見帝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遼東薩水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秋七月王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九軍並陷
洛北倉隋書食貨志隋帝即位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瓦崗通鑑大業十二年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三年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眾至數十萬
陸沈世說輕詆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太宗舊唐書太宗本紀太宗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
神武

舊唐書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 鳥降 詩商頌 元宮 莊子

郭注元宮人君恭默思道之宮也 大業 隋煬帝年號 龍潛 易乾卦案舊唐書太宗本紀隋

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 命名 舊唐書太

宗本紀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

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 晉陽甲 舊唐書高祖紀大業十三年爲太原留守

羣盜蜂起江都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俄而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汾陽宮舉兵反太

宗將集兵討之威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太宗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狥遂起義兵

將才 通鑑貞觀十九年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

不足 三章 漢書高祖紀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舊唐書刑法志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即布寬大之令約法爲二十

條畫削大業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二條格務在寬簡
太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定
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爲
三十卷又刪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件定留七
百條以爲格十八卷斟酌
今古除煩去弊甚爲寬簡
神堯受禪
舊唐書高祖紀
高祖神堯大聖
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宇文化
及弑隋太上皇於江都宮隋帝遣使持節奉皇帝璽
綬于高祖高祖辭讓百寮上
表勸進至於再三乃從之
天策
舊唐書太宗本紀
武德四年太宗生
擒建德於陣六月凱旋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表徽號加號天策上
將陝東道大行
臺位在王公上
俘建德
舊唐書竇建德傳武德三年
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四年
建德悉衆來救世充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馳騎
深入大破之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七月
秦王俘建德至
京師斬於長安
盟頡利
舊唐書太宗本紀武德九年
八月癸未突厥頡利至於渭
水便橋之北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太
宗命囚之親出元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

津而語責以負約遂請和詔許焉乙酉又孛紫色蛙便橋與頡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兵而退

聲[漢書王莽傳贊注應劭曰紫閒也鼃邪音也師古曰鼃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鼃聲爲蠅聲尤穿鑿矣] 僭號[唐書高祖本紀大業十三年高祖留守太原是時劉武周起馬邑林士弘起豫章劉元進起晉安皆稱皇帝朱粲起南陽號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號楚王邵江海據岐州號新平王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號永樂王竇建德起河間號長樂王王須拔起恒定號漫天王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王皆號吳王李密起鞏號魏公王德仁起鄴號太公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羅藝據幽州左難當據涇馮盎據高羅皆號總管梁師都據朔方號大丞相孟海公據曹州號錄事周文舉據淮陽號柳葉軍高開道據北平張長遜據五原周洮據上洛楊士林據山南徐圓朗據兗州楊仲達據豫州張善相據伊汝王要漢據汴州時德叡據尉氏李義滿據平陵綦公順據青萊淳于難據文登徐思順據任城蔣宏度據東海王薄據齊郡蔣善合據鄆州田留安據章邱張

苻特據濟北臧君相據海州殷恭遂據舒州周法明據永安苗海潮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鄧文進據廣州俚酋楊世略據循潮冉安昌據巴東甯長眞據鬱林其別號諸盜往往屯聚山澤

丹邱

見奏漢武

帝表

鼇極

列子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

渡江無祿

三國吳志孫破虜討逆傳策字伯符堅薨已乃渡江居江都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卒時年二十六晉書元帝紀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天元

見書毛西河武宗外紀

內禪

干寶晉武帝革命論堯帝內禪體文德也

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案周靜帝在位三年禪位於隋

弱冠

太宗帝範自序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正曲禮孔疏二十成人雖加冠禮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年通名弱冠案太宗十八歲興義兵二十四定天下故稱弱冠之年

義旗

舊唐書高祖本紀以太宗奉觴上壽曰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上義旗平京邑

定元黃

易卦

乾

神器

老子道德經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也後漢書崔駰傳李賢注神器帝王之位案舊唐書高祖紀貞觀八年三月高祖讌西突厥使者

於兩儀殿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涙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

擁帚　漢書高祖紀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師古注彗者所以埽也

太上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九年詔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爲太上皇

牧野　書偽孔傳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陳師　詩小雅

未集　書泰誓案舊唐書太宗紀宋金剛之陷滄州也兵鋒甚銳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反於夏縣晉滄二州相繼陷沒關中震駭乃手勑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武周

垂旒　通典禮篇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

踐阼　禮文王世子

偃武修文　舊唐書魏徵傳太宗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卽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

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
出宮
〔舊唐書太宗本紀〕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出宮女三千餘人
歸獄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奏樂
〔通鑑〕貞觀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元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置酒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九年高祖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高光
謂漢高祖光武也〔舊唐書劉文靜傳〕文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梁魏
〔案〕梁謂高祖蕭衍魏謂太祖曹操〔舊唐書劉文靜傳〕文靜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女中堯舜
〔宋史后妃傳〕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人以為女中堯舜
危漢
〔漢書高后紀〕高皇后呂氏臨朝稱制〔師古注〕呂后名雉字娥姁〔史記孝文本紀〕諸呂

呂壽等欲爲亂以危誤隋見上熊險謁班固西都賦
劉氏大臣共誅之躡注後宮則有掖
庭椒房后妃之宮詩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內有進
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後漢書皇后紀序閨房
肅雍險謁不行也注謁請也苴茅書僞孔傳王者封
言能輔佐君子不行私謁五色土爲社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見書
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左璫綫社
老天憲後漢書宦者傳敘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後人不復雜投他士自明帝以後改金璫右貂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胡三省通鑑注蕭腐後漢書宦
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於其口也者傳敘皆
腐身薰子以自衒達注前漢書曰史遷長舊唐書
薰胥以刑韋昭日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孫后妃列
傳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后少好讀書
造次必循理則太宗即位立爲皇后后性尤儉約太
宗彌加徐惠舊唐書后妃列傳徐惠右散騎常侍堅
禮待之姑也生五月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
八歲好屬文列女傳周宣王夜臥宴起姜后脫
卒贈賢妃永巷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

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

關雎刺

〔後漢書明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乳母

〔舊唐書文德皇后傳〕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患少於器物也

充華

〔新唐書魏徵傳〕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卽詔停冊

朝服賀

〔大唐新語〕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問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

層觀

〔新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元齡

〔通鑑〕貞觀十年長孫后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帝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祕計未常宣泄苟

無大故願勿棄之乃任似列女傳太任者王季之妃
召元齡使復其位端愨誠莊推德之行太似
者文王之妃馬鄧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皇后伏波
號曰文母將軍援之女也言及政事多所毗
補又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良弓史記越世家越
也帝崩尊為太后臨朝多德政霸范蠡遂去自
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屬鏤左哀十一年傳推心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任注屬鏤劍名
置腹舊唐書太宗本紀敬德相率眾八千來降還令
敬德督之與軍營相參屈突通懼其為變縶以
為請太宗曰昔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並能畢命今
委任敬德又何疑也通鑑武德九年太宗引諸衛將
卒習射於顯德殿羣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
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
中奈何宿衛之易楹太平御覽唐太宗謂侍臣曰今
士亦加猜忌乎天下無事唯須守此成功以養
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斯畢
安可改移若易一榱增一瓦人足競踐瓦工揮墨搖
其梁棟所壞益多案易圖任書盤舊唐書李
楹字見宋史王罕傳庚鬚和藥勣傳勣時

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 隋唐嘉話太宗每
之太宗乃自翦鬚爲其和藥 嫵媚 謂人曰人言魏徵
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耳 佩弦 韓非子西門豹性急
又貞觀七年進封鄭國公 故佩韋以自緩董安
于心緩故佩 通鑑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
弦以自急 癥瘕 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
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
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爲之流涕案又見
隋唐 煙閣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詔圖畫司
嘉話 徒趙國公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
閣胡三省通鑑注書爵不書諡者 昭陵 新唐書太宗
其人存書爵書諡者其人已死 紀貞觀十一
年二月營九嵕山爲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明一統
志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九嵕山有廟存焉陪葬諸
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又房元齡杜如晦魏徵馬
周岑文本崔敦禮李勣李靖溫彥博蕭瑀高士廉長
孫無忌許敬宗凡十三人皆以宰相陪唐儉姜晦李
大亮虞世南杜正倫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倫張
後亂孔志亮閻立本房仁裕竇庭蘭盧貞松裴藝李
珍等凡五十三人俱以丞郎三品陪阿思邪忠尉遲

敬德秦叔寶周護仁等凡六十四人俱以功臣大將軍陪櫛沐莊子天下沐甚雨櫛疾風父子語舊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鼎湖見擬通天臺奏武帝表雄才見擬通天臺奏武帝雄心往神仙見擬通天臺奏武帝表漢書揚雄傳往時武帝好神仙藏眞黃謝答開善二兄詩莫作跳號驚四鄰甃中有地可藏眞靈臺三輔黃圖集靈臺在華陰縣界武帝所造李商隱漢宮詞青雀西飛竟未迴君王長在集靈臺雀使見擬通天臺奏武帝表西母驂漢武帝內傳帝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盛服立於階下以候雲駕到夜二更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魚燈見書俄羅斯行程錄後匠人弩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停封禪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一年詔停封禪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六年平突厥年歲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

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

鬼神

李商隱賈誼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神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邱而死漢武帝爲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此二事神仙不須妄求也

衣裳

王充論衡實知篇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方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果驗

瓦木

舊唐書文德皇后傳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游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又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二月丁亥詔曰猶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斬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園陵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

鵲巢

通鑑貞觀二年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

瑞在於得賢此何足賀 佛齒【太平廣記引國史纂異】令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傳弈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堯典蘭亭【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三歲令其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棺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李綽尚書故實】唐太宗有二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蘭亭序爲最嘗附耳謂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序將去後因以玉匣貯藏昭陵

神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太宗爲陜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敕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令州縣郎受他日

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敎非復我昔日子也

太白 通鑑武德九年傳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

青宮 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東明山有青宮青石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侍疾 禮文王世子

逃荊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太伯仲雍望風知旨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黃屋 史記項羽傳項王急圍滎陽漢將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注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故曰黃屋車

分陝 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武以最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擬於天子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高祖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內是汝大功欲陞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令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似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

謀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閼伯左昭元年傳陳思魏志陳王傳陳思王植字子建世說新語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慚色兄弟慚德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元吉因集兵將與建成剋期舉事長孫無忌等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高祖省之愕然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元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等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卽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何如蕭瑀陳叔達進曰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以來又無功德常自懐憂相濟爲惡釁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

太宗天下歷年圖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六

年之中海內咸服何功之元子書微子承祧左襄九
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之命年傳
商辛（史記殷本紀）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帝乙
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爲嗣是
爲帝辛天此座（晉書衛瓘傳）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
下謂之紂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託辭因醉
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何所言耶瓘欲言
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九
有詩商揭竿（賈誼過秦論）陳涉遷徙之徒才能不及
頌中人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
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八王（晉書列傳序論）西晉之
俊並起而亡秦族矣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
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案）八王者汝南王亮
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
顒東海王越也粟布（漢書淮南厲王長傳）厲王長高
詳晉書八王傳帝少子也廢法不軌文帝徙之
蜀嚴道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紀）文帝高帝中子也鴟
詩小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史記
梟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姬旦周本

紀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又魯周公世家周公旦者武王弟也

巢剌王

新唐書太宗九王傳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范祖禹唐鑑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示天下之人乎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巢剌王元吉高祖第四子

思子臺

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死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病已

漢書宣帝紀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注蓋以爲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爲鄙更改諱詢

辰嬴

左僖二十三年傳

長秋

見書武宗外紀

曹王

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詔令繼巢剌王元吉後永徽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

堯舜爲心二句

蕭穎士代陳正卿表嘗讀貞觀實錄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幾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

父子獄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四月皇太子有罪廢爲庶人九月徙庶人承乾於黔州十八年十二月庶人承乾死

房闥漢書高后紀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

禍水飛燕外傳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鄉心寒話圖序

自屬國置郡宿之舍路室安逆旅之蹤買臣懷印綬而歸夫弼儆邸亭以憩而會館之義昉焉京師外城會館錯列坊巷或沿自勝朝或創自近代邦畿民止所以壯王居鄉梓人來所以敦古誼而我郡會館由延旺寺街復遷球芝巷蓋康熙朝臨川李穆堂閣學故宅也廊廡齊救器皿精囿甲乙懸科目之額春秋薦鄉賢之禋計偕謁選之士駐鞍下榻京貫先達之彥傾襟倒屣制莫良焉意莫厚焉余兩黜禮部充覺羅教官乞米之書既拙賣驢之資復罄爐席孤冷鵾絃幺張時邀鄉曲團坐

邸炕炊覓春蓬敞庚郎之鮭菜椎結箕踞爬中散之蝨
褌骨董羹浮頭燒酒烈弦晦靡閒盤盤言笑非欲寥廓
外域實以摧抑羈思也夫齋心宅骸八荒坐究伸紙吮
墨七步速成長安冠蓋故老散槃撫迹遺型宛乎在目
則有若勺園品石乙閣傳箋彈棊綠雨之樓度曲紅泉
之館南詔詞人碧鷄金馬北海退谷威斗犧尊要皆言
瀾瀉腕之才非同祿火燃腸之輩臨川敫歷中外文章
氣節負天下重望一時徵士月旦其門百有餘年我儕
入室翠石儷砌應有鑿楹之書紫藤著花共下甘棠之
拜於是削瘦羊之膞烽晨鳧之蹠觴陸羽以寒泉祝東

坡之生日檐角墮雪聽疑有聲階棱凍烟扶之欲起梅夢未招月話轉狎鬬心兵於雲藍開眉蘜於蟻綠覩夫蜷蜴枌榆菀枯雛衮挾閒匾之刺投戚里之門習嬰婗之態逐車子之隊者不大相徑庭乎葛君鐵生首唱五韻和之者汪君竺君葉君端齋王君藺圃鷲客陸君銘軒榖庵得詩若干裝成一冊丹陽張茶農大令爲作鄉心集話圖余乃僭爲弁端誌其顛末童子釣遊之伴聚於天涯春明爪雪之痕摹諸紙上雲泥畧分其聯文史之交風月閒譚不話市朝之事幾幾乎越鳥忘其南枝矣吟遍於朔漠矣若夫酒胥勃谿蔕胸厄厍膠膝其跡

冰炭其神量乾餱之施報商捷徑之援繫田家社會之圖道碩寄慨太行孟門之險孝標撫膺是又吾黨之所深恥也

屬國漢書武帝紀師古注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路室周禮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逆旅左僖二年傳莊子知北游篇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買臣漢書朱買臣傳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　夫躬漢書息夫躬傳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邸亭注師古曰邸舍也　會館案左傳子產壞晉館垣曰以來會時事注以從朝會之時此會館二字所始也但館與邸舍旅次有別邸郡國朝宿之舍必在京師旅次行李停泊之所

必在道路會餉或公或私［全祖望閣學臨川
或京師或市鎮隨處可之李穆堂李公神道碑銘公
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
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聖祖不次之
擢超五階爲庶子主試滇甲乙見白下聯唐會
中浙中凡再選而至閣學吟集序科目要科
目雜錄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
如有文學祇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
部赴科目選元史仁宗紀皇慶二漢書武帝紀
年詔曰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計偕徵吏民明當
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令所徵
之人與上王勃秋日滕王閣餞別蜀志杜
計者俱來下榻序徐孺下陳蕃之榻京曹瓊傳古
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冥通記
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傾襟周大夫
日周生年穐而德與己三生如此我魏志王粲
昔敝游於世數經請之乃能傾襟倒屣傳蔡邕才
學顯著貫重朝廷常車騎塡巷新唐書選舉志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禮部開元二十四年

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 覺羅教官謹案
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 欽定禮
部則例八旗覺羅學以教覺羅子弟每旗 乞米書
一學每學滿洲教習二人漢教習二人 顏
魯公有賣驢[唐摭言]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
乞米帖 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家素貧乏
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馬隨計王潼關遇大
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遽數
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 鱣席 [後漢書]楊震傳
醉酗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 常客居于湖不
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
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 [樂府雜錄]賀懷智
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鵾絃 嘗以鵾雞筋作琵
琶絃用鐵撥彈[顧]信春和法筵應 [唐詩紀事]劉
詔詩中天遂可望終類仰跼絃 么張 夢得曰詩僧
多出江右如么絃孤韻 [莊子]四境之內所以立
習入人耳非大音之樂 鄉曲 宗廟社稷治屋邑州閭
鄉曲者揭嘗 [正字通]北地 [元史]李德輝
不法聖人哉 炕 煙狀日炕 炊竟春蓬 傳適歲凶家

儲粟幾五升其冊春蓬稗炊藜莧而食之

庾郎 南史庾杲之傳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鮭菜 少陵王竟攜酒高亦同過詩自愧無鮭菜宋祁集韻鮭吳人魚菜總稱

椎結 史記陸賈傳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

蝨褌 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詠嵇康與山巨源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爬搔無已

骨董羹 蘇軾仇池筆記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范成大詩氈芋凝酥敵少城土藷割玉勝南京合和二物歸藜糝新法儂家骨董羹案孟熙霏雪錄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

頭燒酒 升菴外集醑首酒也今日頭酒投荒雜錄南方飲既燒卽實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熱不然不中飲

弦晦 劉熙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月月遙相望也

盤盤 案說文盤本作槃詩毛傳槃樂也

齋心 摩羅什傳齋心

密至　八荒　說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荒耳　伸紙　宋稗類鈔
元祐末米元章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三百列其
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其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既終紙亦盡
乃相易攜去俱自以平日書莫及也　吮墨　詩品傳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　七步　見書
貞觀政要後　長安冠蓋　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賓在雍州名日長安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
縣則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敞槃　周禮天官舍人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敞　勺園　孫承澤春明夢
餘錄海淀米太僕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樹路窮則舟舟窮則廊高柳掩之一望瀰
際傍為李戚畹園鉅麗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為又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
中其最著者為非非石數峯孤聳儼然小九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
形如片雲欲墜後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濱浮玉四篆字太僕嘗以所蓄石合闕人吳文

仲繪爲一卷董元宰李本甯嘗爲之題古今好石者自襄陽後人輒稱太僕云閩人陳衎之米氏奇石記米氏萬鍾心清慾淡獨嗜奇石成癖宦游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案明史文苑傳米萬鍾字友石

乙閣　吳長元宸垣識略乙閣楊覺山給事築于寓居之旁

彈棊　王士禎香祖筆記彈棊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註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弈棊當之可發一笑案世說謂彈棊起自魏宮內者非也

綠雨樓　宸垣識略綠雨樓陸文裕深舊邸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閒東日素軒北日潛室其中爲書窗長元按綠雨樓以小樓倚槐樹命名見文集中

紅泉館　宸垣識略紅泉館杭堇浦寓廬有紅泉館對雪用東坡聚星堂禁體韻詩可與綠雨樓作偶

南詔詞人　唐書南詔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馮甦滇考南詔蒙氏細奴邏者始築城隴圩圖山上周圍四百餘丈稱蒙舍詔時滇西稱詔者非一而蒙舍在諸詔之南故又日南詔案南詔詞人謂趙士麟也士麟字玉峰雲南澂江人甲辰進士由江甯巡撫內遷吏部侍郎官至少宰

碧雞金馬　楊升菴雲南山

川志金馬山在雲南府城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城西南三十里案宸垣識略金碧園趙侍郎士麟京邸趙滇南人寓碧雞金馬意也玉峯金碧園記園曰金碧取金馬碧雞之義鄉思也予修而葺之編竹爲欄隨意種花卉植槐柳栟櫚以芭蕉架以葡萄雜以朱藤綠蔓繞竹籬無池無山無名葩異草奇石樓閣一庭堂堂正正公暇讀書其中舊一臺子構亭於上扁曰望雲滇亂思母而望之也後滇平果迎養到此來時八十三今九十六隨母　周櫟園尺牘

登覽懽甚載讀書堂文集

北海退谷

新鎸孫承澤字北海上林苑籍山東益都人明一統志承澤大興人歷官吏部侍郎乞休築退谷于西山　丁煒問山集

臥佛寺旁即北海先生退谷　王崇簡孫公行　宋

北年甫六十耕東驪乞身嘗退谷以見志

威斗

書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石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　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　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果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案春明夢餘錄西山高隱云案漢王氏有

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爲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即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李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獨不同矣本傳譚侶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是不同于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與子五人並能沈冥高隱居西山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若無古蹤有如此懿美之蹟而志不知載惜矣

犧尊

南史劉杳傳杳博極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亡皆詣問焉嘗于沈約座語及宗廟犧尊約曰鄭元谷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于青州發齊景公家又得此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知非虛也約以爲然案宸垣識畧康熙戊申年京師正陽門外挑濬御河得玉印如斗篆文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辨之者少宰孫北海家

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葢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註釋甚詳時數爲博物

一 祿火

能改齋漫錄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回祿則未之見也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火正以諄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舉二人而言陸祿音相近帝嚳既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臨川敭歷中外 案全祖望閣學臨川

李公神道碑銘公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世宗在潛邸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尋復以爲

兵部侍郎直講筵觀瀾歸稱旨旋令鎮撫廣西重
臣終必忌之又令其私人汧公以贓卒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固請召入爲工部侍郎
今上即位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
頗有阻公之起而不得用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
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世之心最殷故三遷黜而其
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會以
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卿遷閣學

徵士

陔餘
叢考有學行之士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曰徵士尊
稱之則曰徵君魏志王肅傳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往經傳頗行於世後魏高
允作徵士頌凡四十二人

月旦

後漢書許劭傳初劭
與靖俱有高名好共
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鑿楹書

晏子春秋晏子
將死鑿楹納書
謂妻曰子壯而視之及子壯發書書曰布
帛不可窮窮不可服事不可窮窮不可兆

紫藤花

全
祖
望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
予交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孺盧亦寓焉紫
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訓孫國敉燕都遊覽志紫藤花
二株其一在少宰右署中吳文定公手澤也其一在

司勳左署中蕭田方與邦古藤記署曰吏部廳事右署中有古藤一株不知誰所植也

甘棠

詩小序甘棠美召伯也

瘦羊腔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日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宇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說文新附腔內空也韓愈詩雖聲吐欵要酒壺掇羊腔

熇晨鳧跡

玉篇熇本作熇周禮冬官考工鄭注熇炙爛也廣志晨鳧肥而耐寒宜爲臛呂氏春秋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陸羽

新唐書隱逸傳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羽嗜茶著經三篇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閒祀爲茶神

東坡生日

王宗稷蘇文忠公年譜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先生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梅夢

柳宗元龍城錄趙師雄遊羅浮日暮憩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與語芳香襲人言極清麗因扣酒家門相與飲醉寢起視乃在大梅樹

下陸游詩闌心曾有尋梅夢月話五燈會元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

心兵韓愈詩詰屈避語阱冥茫觸心兵雲藍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子在九江造雲藍紙劍

之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概送五十枚眉嫵馮長房琴樂序七絃淒涼使我眉嫵綠蟻白居

易問劉十九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蜷局離騷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枌榆

見書茂祇若後苑枯國語優施乃歌日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蘿衣

楚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禮記玉藻三公一命袞濶扁刺方回瀛奎律髓

注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濶扁戚里史記萬石君傳萬石

君名奮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

之故名其里爲戚里嫛婗態釋名人始生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一曰婦人惡貌

車子隊繁欽上魏文帝牋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能喉囀引聲與流同音

童子釣遊　韓愈送楊少尹序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天涯　駱賓王疇昔篇詩地角天涯渺難測

春明　唐六典京城東面三門東曰春明

爪雪　蘇軾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好似飛鴻踏雪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雪泥　後漢書逸民傳矯慎字仲彥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白居易廬山草堂夜雨獨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員外詩半路雲泥跡不同

文史交　漢書東方朔傳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風月譚　南史徐勉傳勉居選官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

越鳥　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潘岳在懷縣詩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吳吟　戰國策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誠思則將吳吟今軫為王吳吟

朔漠　後漢書袁安傳

今朔漠既定爾雅釋地朔北方也說文漠北方流沙也案國語作莫漢書作幕程大昌北邊備對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

酒脣 杜甫曲江詩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

勃谿 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婦姑勃谿郭象注谿音奚司馬云勃谿反戾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其鬭爭也

蔕胸 厓厈 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曾不蔕芥蘇軾詩一洗芥蔕胸集韻厓牙不相合也

膠漆 後漢書雷義傳義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誰謂堅不如雷與陳

冰炭 後漢書傅燮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

乾餱 詩小雅

施報 禮曲禮

捷徑 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援繫 國語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援繫焉

社會圖 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田家社會圖史道碩畫

太行孟門險 劉孝標廣絕交論世路險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劉璠梁典劉峻字孝標

撫膺 李白蜀道難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印古琴白下聯吟集序

山川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莫過於金陵乙科選士於焉雲集傾蓋千里射策萬人流品既分襟尙各出或剬精帖括者破硯猶攜抽蠶絲於垂盡短檠未燼發蚓竅於雞晨花鳥雛而不親雲霞過而若浼此其一也或溺情佳麗者笛邀遠步里訪長干茱貴甄兒樂迎桃葉江山半壁仍開色界之天脂粉滿湖重撰板橋之記挂玉釵於丁字簾鉤刻銀甲於沙家絃子此其一也或懷人有夢弔古同騷邱壑方滋功名如寄則印子古琴又其一也古琴觀察之孫太史之子扇芬累禩炳采一坏

以韞璞爲承先以懷鉛爲繼武少事青箱管華同席昨遊白下琨逖聯床揚石頭之帆幾同擊楫飲建業之水便欲移家每當塵海甚囂豪情獨邁狎招鷗鷺合聯薜蘿夕陽未老烏衣之深巷誰家舊雨不來青溪之落花怨暮十里儆驢一奴挈榼憩通明吹笙之館過孝侯讀書之臺陋介甫之爭墩羨顧榮之麈扇班草爲茵劃沙成字冲志既逸禪悅尤深乃復入我彀中游汝方外桫欏合十抱之柯蝴蜨戲五香之草婆阿世界且閱炎涼震旦神州未離煩惱湘宮死墮碎盡鴛鴦金塔鈴寒誤疑鵓鴿壞牆壓蘚圜蕭老之芝龕靈谷摩松拜志公之

肉髻斯則慧業我聞靈妃入道達觀人相才子逃禪者也或英雄失路豎子成名據龍蟠虎踞之形鑿紙醉金迷之窟二分明月慣照降旛六代空城迭更貨主乃紉羊復厄蒼兒旋呼雨花錦石埋孤臣十族之魂燕子春鐙結南渡小朝之局繼兒撞壞家居名士都成畫餅讀卞壼之傳灑淚而過新亭祭金川之碑披髮而出大隧輿言及此慨當以慷於是提琴召侶沽酒命儔一篇鈔出銅鉢聲催四座和成金絲節合落九天之唾澆灌性靈祖十蕩之胸網羅耳目知帝皇富貴皆甜鄉春夢之婆借兒女妝樓鬧下土秋聲之館異日柔奴低唱按羗

笛以銷魂廣武重登擊唾壺而缺口則秣陵樂府祭酒
後身秦淮雜詠新城競爽矣詩若干首同社若干人崑
山王椒畦孝廉爲之補圖余迺誌其緣起云

印銘祚號古琴寶山人國學　白下　見書王義
印古琴生父頤堂太史祖昭服觀察　士柳枝詞
景定建康志金陵古揚州之域在周爲吳春
後金陵秋末屬越楚滅越併有其地以地有王氣埋
金鎮之始　漢書儒林傳序平帝時歲課甲科四
名金陵　乙科　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
人丙科四十　家語孔子之剡遭程子　射策　漢書
人爲文學　傾蓋　於途傾蓋而語終日　儒林
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蕭望之
傳師古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
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
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案方以智通雅云余以量其
爲大小列而置之隨人欲射之說恐未必然或似今
出題試法耳撫言且言題於几上令士人以矢投之

此說尤非

流品

王應麟困學紀聞家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畀

帖括

唐書選舉志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皆記帖括案帖經試士日試帖舉人總括經文以應帖試曰帖括又曰帖紙令論一經義爲帖括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試者乃索幽隱編爲詩賦不過數十篇難者悉備此郎所謂粘括也

蚓竅

王達蠡海集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竅雖一而備五用焉盂棨本事詩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支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罪將困之有微吟者其聲悽苦彌明詠中識佛之日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罪之聲既已斷似識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

佳麗

高誘戰國策注佳大也麗美也蕭眺鼓吹曲江南作麗地余陵帝王州

邀笛步

六朝事述邀笛步舊名蕭家渡在城東南青溪之右晉桓伊吾吹笛嘗自吹之王徵之泊舟青溪伊素不相識自岸上過客曰此桓野王也徵之使人邀之曰開君

吾吹笛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僞作三調弄畢更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故名爲邀笛步也

長干

六朝事跡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梁初起長干寺文選左思吳都賦劉淵林注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地平曠吏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以地有長短故號大小長干

瓢兒菜

江甯府志物產瓢兒菜者亦菘之類而形小其生遲於菘而美過之蔣超過舊院有感詩錦繡歌殘翠黛塵樓臺已盡曲池湮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

桃葉

謝靈運樂府集王獻之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子敬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機但渡無所若我自迎接汝

半壁

林景熙詩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色界天

婆娑論有色可了施設故名色界有一十八天謂初禪有三天梵衆梵輔大梵二禪有三天少光無量光光音三禪有三天少淨無量淨遍淨四禪有九天福生福愛廣果無想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究竟

板橋記

案余懷有板橋雜記自序云或問余曰板橋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

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撫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為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脂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跡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為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幙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

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排玉釵司馬相如美人賦王
記于是作板橋雜記釵挂臣冠羅袖拂臣
衣沙家裟子姚旅露書沙嫩名宛在字嫩印鑿漢
兒桃葉妓善紘管著有蜨香集書
敘傳班嗣論莊周曰漁釣于一鑿則萬物不妍其志
栖遲于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案謝覷本此爲語故
云過之非泛道邱鏊之勝也交魏文帝樂府人
心雕龍老莊告退而山水方磁如寄生如壽多憂何
爲轀璞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銜才飾智者奔懷鉛
騁于末流懷眞轀璞者栖皇于不列
東觀漢記曹褒慕叔孫通爲漢禮儀宋書王淮
晝夜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青箱之傳晉祖
彪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諸江
左傳事有纂述被之青循世謂之王氏青箱學背華
見擬廣琨逖晉書祖逖傳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薄
逋珠情奸綢謬共被同履中夜闕荒鷄鳴嶽
琨覺曰此非惡司一統志不頭城在上元縣西
聲也罔遐舞石頭石頃山漢建安十六年孫權徙
治徐陵明晉書祖逖傳逖將其流徙部曲百餘
年城石頭擊楫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　建業水吳志孫權傳十六年徙治秣
者有如大江　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
業景定建康志吳主權卽帝位時童謠云寧飲
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　移家
晉葛洪有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
移家圖　塵海郡三爲桑田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揚塵耳恒法聞初入山　薛蘿　離騷山鬼若有
詩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　人兮山之阿被
薛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　祝穆方輿勝覽烏
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烏衣巷　衣巷在秦淮南去
朱雀橋不遠干謝子弟所居劉禹錫烏衣　舊雨　見哀
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忠集
自　青溪許嵩建康實錄吳赤烏四年冬鑿東渠名爲
序　青溪樂史寰宇記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
深八尺以洩　陸游詩出遺　吹笙之館　南史隱逸
眞武湖水　僦驢蒼頭旋僦驢　傳陶宏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
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乃中山
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本便馬　讀書臺　景定建康志
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　周處臺亦名

子隱臺鹿苑寺有子隱堂即周處築臺讀書處也晉書周處傳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謚曰孝人稱曰孝侯

爭墩

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北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甯寺寺今亦廢而墩巋然獨存 歸田詩話或云荊公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公爭墩此亦善謔也 宋史本傳王安石字介甫

麈扇

景定建康志麈扇渡在朱雀航之左晉太安二年陳敏據建業顧榮密報劉準率兵臨江敏自出軍臨大航岸榮以白羽扇揮之其軍自潰因以爲名

班草

後漢書逸民陳留老父傳張升去官歸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劃沙

續墨藪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于江岸見沙地平滑遂以銳筆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觳中

王播摭言唐太宗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方外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於方之內者

也

桫欏 桫欏又作娑羅〔酉陽雜俎〕巴陵有寺僧牀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樹也〔案〕郎瑛七修類稿七葉木即娑羅樹今南都宏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閒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按唐李邕作娑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齋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娑羅蔭蔚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疹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

五香草 任防述異記〔圖〕客者濟陰人常種五色香草積十餘年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

娑呵 〔隋書〕赤土國傳赤土國在南海中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玉篇〕呵與訶同〔楞嚴經〕有三緣謂世界衆生業果也

炎涼 〔邵康節秋懷詩〕豈止人戈矛炎涼自交戰

震旦 〔清淨法行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注〕震旦即神州之號震爲東方日所出之處故以東方爲震旦

煩惱 〔晉確類書〕念煩惱不念煩惱念不煩惱我煩惱我所煩惱自性煩惱差別煩惱攝受煩惱是名八垢即八妄想〔佛地論〕具一切智一切種智出煩惱障

湘宮 〔景定建康志〕湘宮寺舊在青溪橋故稱爲佛北今徙置淸化市北本宋明帝故

宅改爲寺費極奢侈〔曾〕極〔詩〕數椽敗屋湘宮寺

鴛鴦

〔梁〕昭明太子〔詩〕日麗鴛鴦氏

金塔鈴

周紫芝竹坡詩話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聞風鈴鏗然有聲

鵓鴿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爲樂內侍畜之尤甚寓金鈴于腰風力振鈴鏗如雲間之珮〔范〕大成〔詩〕誰家風鴿鬥鳴鈴

蕭老芝龕

〔南史〕侯景〔傳〕景常言于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廣韻〕龕塔下室

靈谷

〔前〕明寺觀〔記〕靈谷寺在應天府鍾山東南晉建宋改太平興國寺洪武年徙建于此

摩松

見書寄笠道人墨蹟後〔案〕余鴻客金陵覽古詩〔序〕靈谷舊有松徑五里交柯雲蔚霾天晦景麋鹿列百爲羣今無矣

志公肉髻

〔自註〕昔寓靈谷寺僧言明初發誌公坎時肉身未壞頂髮未脫髮繞體骨數帀指爪亦長數尺〔神僧傳〕釋寶誌天監十三年冬葬于鍾山獨龍之阜〔寄園寄所寄〕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徹偏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以衞之立浮圖于函上覆以無梁磚殿〔潛確類書〕如來頂上肉髻光溯

慧業 維摩經[illegible]一切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于慧業僧肇注云決衆生念定諸法相然後說法故繫之以智造心分別法相令入一門故繫之以慧也

靈妃 眞靈位業圖女眞位第二十二西華靈妃甄幽蕭

達觀 人相 賈誼服賦達人大觀物亡不可鶡冠子達人大觀乃見其理金剛經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逃禪 杜甫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豎子

成名 魏志阮籍傳注魏氏春秋曰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案蘇東坡洪容齋故以豎子指晉魏間人謂李白沈湎呼豎子以漢高祖爲豎子乃讀謬嗣宗語蕭士贇謂時無英雄非指漢高蓋謂炎劉之末桓靈之君無英雄之材豎子指曹氏父子王琦謂呼高祖爲豎子亦何足異是太白尊題之法

龍蟠虎踞 施注蘇詩引庾仲雍九江記建業宮城孫權所築昔諸葛亮勸都之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有王者氣權從之

紙醉金迷 清異錄癰醫孟斧居蜀中室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所親見之曰此室暫憩令人紙醉金迷

二分 洪邁容齋隨筆唐世天下之盛

揚爲一而蜀次之徐凝憶揚州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降旛 劉禹錫金陵懷古詩一片降旛出石頭

六代 金陵六代紀異吳東晉宋齊梁陳爲六代李白別金陵諸公詩六代更霸主遺蹟見空城

貨主 周禮地官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紅羊 梁學昌庭立記聞唐以來詩中每用紅羊事而殷堯藩詩太平從此銷兵甲記取紅羊換劫年是何故實日嘗聞之陸萊仲云任昉述異記桥樹之精化爲青羊五百年而紅天運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所謂劫也詩當本此或謂紅羊指宋南渡事恐非旣而有札云歲在丁未曰紅羊猶以乙酉爲白雞斯說甚確殷堯藩詩題作李節度平虜蓋述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李寰討李同捷事敬宗無道文宗初立盡革秕政是換劫也宋高宗建炎元年亦值丁未故皆有紅羊詠豪以紅羊指宋南渡事者如元張翥宋宮詩豈知白馬興王地又到紅羊換劫年是也

蒼兕 史記周本紀武王誓師曰蒼兕蒼兕

雨花 陳沂南畿志雨花臺在城南三里据岡阜

最高處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師講經于此天雨花故名

錦石

江南通志聚寶山在江甯府南聚寶門外山產細石如瑪瑙因名其東嶺為雨花臺

十族魂

余賓碩金陵覽古木末亭有方正學祠祠脩為正學慕慕傍有土一封樹石碣書方氏十族瘞骨處七字棨流國元皇明從信錄云公死門人廖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雨花山京城破方孝孺衰經號闕下文皇降殿勞之投筆札命之草詔孝孺且哭且罵上曰汝不顧九族乎曰十族奈何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人母黨妻黨五服之親俱盡旁及交游門生為十族案十族未免說信俗說不攷曝書亭集云建文帝既自焚方正學衰杖哭闕下不屈而傳者載公之有十族奈何之言文皇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村夫子之說也馬鄭注尚書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故九族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兼逮母妻之黨則尤酷矣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誅及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據此

足以破流俗相沿之誤說矣

燕子春燈

通鑑綱目三編福王荒酒漁色閣人擅寵馬士英推亦因之阮大鉞嘗以烏絲闌寫已作燕子箋雜劇進之夏復續幸存錄阮圓海之出也滿朝大閧如王孫番左光先詹兆恆各有前疏王疏曰樞輔以大鉞爲知兵乎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狀頭之黃石也燕子箋春燈謎是阮所作傳奇此等藝詞豈是告君之體王士正池北偶談金陵丁肖嘗與予游祖堂寺憇呈劍堂指示子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於此每久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寄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皆成于此所知錄云大鉞既降　本朝在脩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謂能自度曲否大鉞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脩酒

南渡小朝

通鑑永嘉五年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土民多南波江南宋書胡銓傳秦檜主和銓抗疏曰竊留全使責以無禮與閒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明史諸王傳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二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福王山崧入南京稱監國王貢自立于南京僞號宏光王以國政一聽于士英復以阮大鉞爲兵部尙

書二人朋比爲奸而脩事愈不可問矣〔明史馬士英傳〕士英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于亡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居惡名爲恨

纖兒〔晉書陸納傳〕王導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畫餠〔魏志盧毓傳〕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啖也

卞壼傳〔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與蘇峻大戰于陵西爲峻所破峻進攻青溪時發背創力疾而戰死之子昣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新亭〔晉書王導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金川碑〔尹守衡史竊革除紀〕革除四年六月燕師渡江進次龍潭僉川不守〔韓邦靖朝邑志人物〕程濟有法術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及期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軍先鋒戰于徐

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江上齊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趨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來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當擊處得免齊囊者之祭蓋禳之也

披髮明史惠帝紀建文四年六月燕師犯金川門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或云帝由地道出王鏊震澤紀聞太祖既有天下諭劉基曰汝有何術教朕之子孫守天下基曰有因成一篋而鐵汁一罐其鎖以授之及燕兵入建文開篋則袈裟一剃刀一度牒四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爲僧而遁

慨當以慷魏武帝短歌行概當以慷憂思難忘

銅鉢南史王僧孺傳蕭文琰邱令楷江洪茲以才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擊銅鉢立韻響絕而成詩

金絲禮樂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隋書音樂志序梁武帝言大合樂音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豈諧祇用六代樂

九天唾李白妾命薄詩唾咳落九天隨風生

珠（靑箱記）寢　春夢婆（趙令畤侯鯖錄）東坡在昌
玉甜鄉爲黑甜鄉　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續
婦年七十日內翰昔日富貴一　兒女妝樓駱賓王討
場春夢坡然之時呼爲春夢婆　甌香臭舞
袖帶粉洗妝樓（述）　（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
張泌有妝樓記　下士　者封爲信陵君爲人仁而下
士　秋聲館（淸異錄）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
縱步至一村圃有碧蘆十數畝中隱小室
榜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董潮東皐雜鈔）云
誰家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柔奴　王定國嶺外歸出
歌兒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
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
遷歸余問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　羌笛（段安節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　樂府雜
錄笛者羌樂也（馬融長　廣武（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西
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　廣武二城在一山頭相
去二百餘步在滎澤縣西二十里漢高與項羽俱臨
廣武而軍今東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於上以
示漢（晉書王敦傳）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
軍處　唾壺　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以如意打唾　[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先

壺為節壺口盡缺祭酒生諱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

村崇禎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遷南京國

子監司業　本朝以祕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案]

梅村樂府雜劇有秣陵春曲[尤]侗梅村詞序[尤]所譜通

天臺臨春閣秣陵春諸曲亦于興亡盛衰之感三致

意　新城[王]掞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公諱士禎字

焉　新城子貞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先世

号引者坡人始祖琊公遷濟南新城遂隸

籍焉[案]漁洋人精華錄有秦淮雜詩十四首